

关于“去鲁迅化”现象的思考

柯华桥¹, 黄盼盼²

(1.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2.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伴随着语文教育如火如荼的改革进程,中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一纲多本”的尝试与实践,又一次回归到如今正在全国逐步推行的“部编本”。然而,在教材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去鲁迅化”的讨论总是间隔性地爆发。在“去鲁迅化”的讨论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对语文改革过程的不适应问题、鲁迅神坛地位的过度维护问题、一些媒体有意无意的炒作问题,以及部分人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对于“去鲁迅化”这一社会现象,没必要被当做不可碰、不敢碰的伤疤。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去鲁迅化”是积极落实语文新课标要求作出的适应学生认知规律的合理调整,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激烈碰撞的必然取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试图探寻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减缓甚至避免类似“去鲁迅化”中部分极端情绪的爆发。期待未来相关话题的讨论,是在公众对语文教学的了解、对教育现状的熟知、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与信任下,展开的一场多元、平等、文明的深度思考与自由表达。

[关键词] “去鲁迅化”;语文教材;课程改革;经典

[中图分类号] I210;G42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142-07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9.02.023

一、何为“去鲁迅化”?

“去鲁迅化”,也被称为“鲁迅大撤退”,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逐渐减少的一种现象的概称。这两种称呼法,前者更为恰适。因为前者“鲁迅”是作为被动名词,后者“鲁迅”是作主动名词,而在语文教材的调整中,鲁迅作品是被调整,带着一点无可奈何。相对于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被动状态,现实中人们的话语状态则更为主动。这种主动的话语状态让本只属于语文教育域场上的简单教材调整,逐渐演变成公共文化域场上群雄舌战的文化大讨论。关于“去鲁迅化”的大讨论,不是轰轰烈烈地被热议过后,便归为平静,为公众所遗忘,而是一种“间隔性爆发的癔症”^[1]。

“去鲁迅化”进入公众讨论视线,至少可追溯到2007年。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的新闻是在2007年8月16日,人民网杨卓发文质疑中学语文教材放弃鲁迅作品而选择金庸作品,这是否让中学语文课本变味儿了?但是,人们当时关注点多集中在对金庸作品《雪山飞狐》进入北京版语文教材的争议上^①。当年新华网、腾讯网等网站也对此新闻纷纷转载报道。“去鲁迅化”成功撩起公众讨论欲望得从2009年说起。这主要是由于,湖北省进行高中课改,在准备使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相较于之前少了两篇。2009年7月27日,搜狐网转载《长江日报》关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新闻称,“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语文教材 鲁迅作品明显减少”^②。这一次讨论的对象是全国使用范围更广的人教版教材,因此可想而知,此文章一投入公众视线,便激起了千层浪。新闻报纸、社交媒体纷纷对此发表评说,鲁迅的作品成为了“鸡肋”、与时代有隔膜、被踢出中学语文教材等字眼刺激着人们的眼球与神经。虽然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老师表示,人教版选录篇目有调整,鲁迅被剔出中学课本是一个伪话题,教材已经在有的省市用了好几年了,这个“新”是被误以为人教社的

①参见人民网杨卓的报道《弃鲁迅而取金庸 中学语文课本变味儿了?》<http://edu.people.com.cn/GB/6124931.html>。

②参见2009年7月27日搜狐网转载《长江日报》新闻《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语文教材 鲁迅作品明显减少》<http://cul.sohu.com/20090727/n265504914.shtml>。

[收稿日期] 2018-07-06

[作者简介] 柯华桥(1975-),男,湖北云梦人,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研究;黄盼盼(1992-),女,湖南邵东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新动向^①。然而人教社的澄清早已被网络难以控制的流言洪流所淹没。鲁迅作品被删除被认为是数典忘祖、是当代教育的悲哀、是语文教育的困境等等言论扑面而来。当然,其中不乏赞同的观点,认为鲁迅的作品太深,“去鲁迅化”是因材施教的表现^②。《光明日报》也曾发文称目前大部分中学生都不喜欢鲁迅作品,“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是他们的口头禅^③。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位编剧的微博牢骚,竟将“去鲁迅化”的热议推向了高潮。2010年9月6日,编剧刘毅发微博称语文经典大换血,“鲁迅大撤退”。“鲁迅大撤退”一词便来源于此。此言论火速在网络上传播,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看客们”,争先恐后,伸长脖子,你一言我一语,主要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看到鲁迅文章终于减少了,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发出这种感慨的主要是中学师生,他们曾深受鲁迅文章“折磨”。如天涯社区2010年9月9日有一篇帖子“放过孩子:说说鲁迅文章撤出中学语文教材”,点击次数超4000次。文章楼主的言论基于“鲁迅文章被从中学语文教材里踢出去”的消息,并称他曾是鲁迅文章的“受害者”,鲁迅文章意识形态过重,语言过于严肃压抑,对于培养阳光活泼的学生百害而无一利^④。虽然他的言论较为极端,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第二种是强烈批评中学语文教材删减鲁迅文章,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立人”之根本。这种批评主要来自鲁迅研究专家以及热爱鲁迅文章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鲁迅的文章在语文教科书中永远是不可或缺的^⑤。第三种观点是认为鲁迅文章调整是语文课本改革的正常变化。这种中立的态度多出自语文教编人员。《南方周末》则澄清教材大换血是一出乌龙记,人教版、苏教版等对应的出版社均表示新课改篇目基本无变化^⑥。

一波“去鲁迅化”热议过后慢慢有冷却的趋势。但就在余论还未偃旗息鼓之际,201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风筝》一文“飞”走了,这一引火线导致关于“去鲁迅化”的讨论再一次席卷而来。但是,在此次讨论中,人们不止关注表象性的鲁迅文章是否该删除的简单二元对立的争论,人们还更多地反思表象之下的更深刻的问题,如教材改革只是教学的一部分,如若教学方式不改革,单调无味的课堂将赶走任何一篇被选入的“鲁迅”^⑦。2013年9月9日,单士兵反思“去鲁迅化”大讨论,他认为讨论的形成犹如一个轮回,按照相应的轨道走一遍:一旦讨论形成新闻,很多人则会运用鲁迅的批判精神对其他风花雪月的文章指责一番,出版社会跳出来肯定鲁迅的文坛地位与教材地位安抚人心,文坛的专家学者则搬出“鲁迅论”,高呼他不能被抛弃,不少逻辑混乱的知识分子也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要搏一回眼球^⑧。然而这样的争论是偏离了教材的受众——学生的讨论,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一场空谈。此后,每逢开学季、鲁迅逝世纪念日、鲁迅诞辰纪念日等与教材及鲁迅有关的日子,与“去鲁迅化”类似的新闻标题都会出来露个面。在2017年秋季全国推行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之时,有关“去鲁迅化”的新闻又卷土重来了。总体来说,虽然公众对此的讨论影响广泛,但是很多讨论并不是平心静气的对话,并不是有理有据的辨析,并不能做较为全面的分析,甚至还有以讹传讹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出现。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反思的。

二、为何“去鲁迅化”?

语文教材“去鲁迅化”的第一施事者为语文教材的编者,我们不该忽视人教社编者的声音而随波逐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曾呼吁大家应“理性审视教材对于鲁迅作品的选编”,他认为不少鲁迅作品与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着隔膜,语文教材的编写也应该更凸显文化内涵,视野更加开阔,解读更加多元^⑨。事实上,“去鲁迅化”是为积极落实语文课标要求作出的适应学生认知规律的合理调整,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过往经典与当下时代激烈碰撞的必然取舍。

(一)“去鲁迅化”是积极落实语文课标要求作出的适应学生认知规律的合理调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教材编写应依据课程标准,全面有序地安排教学

^①参见2009年8月13日人民网转载《重庆晚报》新闻《人教社否认鲁迅将被踢出语文教材 仅调整篇目》,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60151/60156/9855543.html。

^②参见2010年9月11日新浪网转载《郑州晚报》新闻《北大教授谈教材增减名家文章:鲁迅部分作品太深》,http://news.sina.com.cn/c/2010-09-11/022621081061.shtml。

^③参见天涯社区网站于2010年9月9日创建的“放过孩子:说说鲁迅文章撤出中学语文教材”的杂谈贴,http://bbs.tianya.cn/post-free-1979563-1.shtml。

内容”、“教材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各种类别配置适当,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语文课标对教材的编制应依据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的阶段发展规律已作了明确要求。然而众所周知,鲁迅作品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其思想深刻性往往令很多成年读者读后陷入云里雾里,而要使中小学生对充分了解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进而分析理解这样有难度的作品,无疑是一项艰巨而枯燥的任务。即使优秀的老师能将鲁迅文章讲得形象、生动,多数学生仍难以对其感兴趣。

所以,为了让中小学课堂教学能够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做到适时而教,教材的编选也有必要对过分深刻的作品作适当调整。这体现的是教材编者对语文教学规律的尊重,对中小学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认知特点的充分考虑,这亦体现了教材编者积极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相关要求的认真态度,体现了语文教材编选的科学性、合理性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对鲁迅等名家的舍弃和不尊重。相反,在学生累积了更为丰富的语文学识后,具备了更好的阅读基础后,拥有了更多样的人生经历后,再去用心阅读和品味那些负载深刻的经典作品,显然会更能与作品的深刻性产生共鸣。这比硬生生地将那些作品放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学生无选择地完成一种捆绑式阅读有效得多。

总之,语文教材编写应该以学生的成长为出发点,以学生认知能力的特征为基本依据,以课程标准为编撰指南与评价准绳。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被选篇数的减少,是在尊重学生、尊重规律、体现时代特色等要求下做出的合理调整。

(二)“去鲁迅化”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

毋庸置疑,教材的编写是一件众口难调的艰巨任务,有关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数量、位置等问题,最终的教科书成品也必然是多方争论的妥协与和解,大众在轻而易举地提出对教科书编写的不满时,往往容易忽视教科书编写的每一步自我改进的艰苦尝试。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容量是有限的,如果因为鲁迅文章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伟大,而使得教材必须永远将其置于教科书的重要位置,不能作丝毫改动,那么,这可能是对鲁迅作品的最大讽刺。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是我们向高度精神文明社会迈进的基石,“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一经典之问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同样受用,对于大众如何看待“去鲁迅化”现象依然会有所启发。教材的编写,必然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完善。我们可以想见,在尝试之路上跨出的每一步,都凝聚着编写人员的心血与汗水,但是每一步尝试,肯定也紧跟不解与质疑。这是尝试的必走之路,是改进的必要过程。

所以,教材的“去鲁迅化”现象的出现,乃至“类鲁迅”作家选文的减少现象,都是正常且合理现象,这种减少只是教材改革进程的一部分。以高中人教版教材为例,虽然鲁迅作品在必修课本中的篇数减少了,但实际上,高中必修课本的容量也缩减了,课本分为了必修和选修两部分,这是教材编制在此种情况下做出的全面考虑。教材编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朝着科学合理的编写机制不断尝试的过程,不得不说,鲁迅的某些文章在必修课本中被删除,是整个教材编制系统中的一个小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很关键,但是依然要服从整个系统的协调安排,这是教材编写不断自我改进的必经之路。由此看来,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篇数调整是教材编写质量不断提高的尝试和实践,在这一过程,当然也要允许其中存在试误的可能。

(三)“去鲁迅化”是反复衡量过往经典与当代精品的必然选择

在语文教材的课文编选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选项,比如在有限的容量下如何能够既选入过往的经典文学或文章作品,又体现丰富的时代气息、与学生的经验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也可以回答为什么语文教材会出现“去鲁迅化”的现象,但是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也还没有一个相对为公众认可的答案。对于过往经典与当代精品入选教材,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支持选项,而最终在每个阶段语文教材表现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只有一个。我们并不曾企图从文章水平、审美水平和对社会的价值等多种方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品进行评判,从而得出孰优孰劣,并以优胜劣汰的理由公布选入结果。我们想要提倡的是,在中小学的教材中,二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端。语文教材应该把握好度,让矛盾的两面相互协调,形成最大的合力,共同为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而铺设好语言文字之路。

而且,语文教材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丰富性,这一特征在如今这个多元的时代更显其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教材内容的丰富性特征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生阅读各样文本、掌握多种学习方法的需要。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作品篇数在教材中的调整,不仅是时代要求,更是教学需要。在有限的教学内容限制下,只有调整已有篇目,才能将更丰富的优秀文本引入教材,让学生更加能够在对比中,体会到从古至今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体会中外文学思想的精彩多元。

三、“去鲁迅化”为何会引发社会间隔性“癔症”?

“癔症”,又叫“歇斯底里病”,是医学范围内的一种神经障碍。在这里形容的是人们遇到语文教材“去鲁迅化”时,表现出的一种情感爆发的兴奋性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欢呼庆贺、可能是赤面相批、可能是悲愤无奈,但是人们却始终以一种不寻常的内心兴奋状态来关注着“去鲁迅化”的消息,这导致了各种情绪化的表达充斥网络之中,而理性化的分析却屈指可数。那么,究竟“去鲁迅化”为什么会引发社会间隔性的歇斯底里呢?我们可以将问题进行拆解,抓住关键词“去鲁迅化”、“社会”、“间隔性”和“歇斯底里”,其中“间隔性”是一个形容讨论爆发时间性的词,“社会”表示的是讨论爆发的环境和参与人物,“去鲁迅化”包含两部分,即施事者——语文教材编者,以及受事者——鲁迅作品。而“歇斯底里”表现的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去鲁迅化”大讨论梳理中已详细呈现了。那么,我们就先从时间点入手,逐步抽丝剥茧,探寻“去鲁迅化”为何会让社会群众隔一阵就爆发一次歇斯底里。

语文教材“去鲁迅化”事件与一般事件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这个事件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如果一个事件处于完成时态,人们对它的议论,大概只会延续一段时间,如在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社会热议居高不下,但一两年之后,议论便趋于平静。但是语文教材的“去鲁迅化”是一个逐渐性的变化事件。从过去的讨论爆发看,2007年,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减少的新闻讨论,是由于北京东城、西城、朝阳等九个区县将要使用的一套全新的高中语文教材,它去除了鲁迅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2009年至2010年,“去鲁迅化”引起热议,是由于湖北省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删除了鲁迅的小说《药》和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2013年,社会癔症再次来袭,是因为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删除了鲁迅的散文《风筝》。而且,目前正处于全国语文教材“一纲多本”走向“部编本”的过渡期。曾经“一纲多本”时,不同地区对编写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有着较大的自主权,所以一旦发生变动并不是全国统一,这就导致公众对教材变动的关注也不是同一时间。即使是用的同一人教版教材,也有一个分地区实验的过程,如2009年,湖北省高中语文教材篇目的更改在当地是一个新事件,但是相对于其他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使用过这个教材的地区来说,早就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所以,由于不同版本篇目调整时间不一样、同一版本不同地区使用时间不一样,“去鲁迅化”讨论便呈现出一种间隔性。而且,随着语文教材的调整完善,“去鲁迅化”这个事件可能依旧会持续间隔发生着。

事件的发生和大众的知晓中间是依靠媒介来联系的。在“去鲁迅化”由社会大众中传播并引发讨论这个事件中,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发挥着巨大的信息传递和价值导向功能。然而,在此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是有些媒体缺乏事件报道的真实性,在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直接转载刊发相关错误或不实消息。如在2009年因湖北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而引发争议的新闻中,当年8月13日人民网转载《重庆晚报》新闻称鲁迅作品是从5篇减到3篇;而8月18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称高中鲁迅作品由原的6篇减为3篇^①。两种说法存在事实上的差异。枉顾事实的报道失掉了对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故意为之还是粗心大意,都是对新闻事件报道不负责任的表现。其次,不少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存在着炒作嫌疑,部分为博眼球的炒作行为让鲁迅作品调整的讨论事态升级。2010年9月16日,当时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称,“网上很多人不可能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依据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而随意发表议论,甚至要痛快地骂倒,这可能是一种情绪宣泄”,“倒是可以检讨一下媒体。本轮争议是某些媒体不经调查,就捕风捉影,炒作起来的”。他感谢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希望媒体不要过分介入,甚至炒作^[8]。温儒敏在访谈过

^①参见2009年8月13日人民网转载《重庆晚报》的新闻《人教社否认削减中学课本鲁迅作品 仅调整篇目》<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60151/60156/9855543.html>以及2009年8月18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新闻《高中语文课本剔除鲁迅作品事件真相调查》<http://edu.sina.com.cn/l/2009-08-18/1044176119.shtml>。

程中详细谈到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调整数量、内容及原因,大有澄清误解并缓和讨论矛盾的意图,但是《南方周末》的此番访谈主标题却别有用心地设为“能不能别那么关心语文”这样的标题很有可能让温儒敏教授的初衷难以达成,标题暗含的反问语气,很难让人理解为心平气和的解释,更让人误以为是一种官方发言者拒绝社会讨论的狗急跳墙似的不耐烦态度。这样类似的“标题党”行为让“去鲁迅化”矛盾升级、愈演愈烈。而且,部分新闻媒体对旧事重提的偏爱也是“去鲁迅化”引发社会间隔性爆发歇斯底里病的原因之一。在和鲁迅有关的重大日子里,如鲁迅诞辰纪念日、鲁迅逝世纪念日等,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减少的新闻又会再一次浮出水面。在2014年鲁迅逝世78周年纪念日,《海江晚报》便通过网络发起调查,约有2000多名网友投票表示“鲁迅的文章该进入课本”,为此《南通日报》又发表观点,“鲁迅作品入编教材无可争辩”^[9]。虽然鲁迅作品与语文教材的关系确实和鲁迅先生有关,但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却偏离纪念主题,以“去鲁迅化”为噱头,其无事生非之心昭然若揭。

媒体在“去鲁迅化”大讨论现象中其实只处于“助攻”地位,中学语文调整鲁迅作品之所以会让社会歇斯底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鲁迅作品入教材这件事本身的争议性。其实教材进行的篇目调整并不是只针对鲁迅作品,在2013年鲁迅的《风筝》被删除时,同时被删除的还有沈复的《童趣》、流沙河的《理想》、《短文两篇》(张晓风的《行道树》、周素珊的《第一次真好》)、周国平的《人生寓言》(《白兔和月亮》和《落难的王子》)、玛丽·居里的《我的信念》、梁衡的《夏感》、蒲松龄的《山市》、郭沫若诗两首(《天上的街市》、《静夜》),但是却只有鲁迅作品被删减引起轩然大波。对于“去鲁迅化”,一方面是从学生认知角度出发,人教社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篇目调整;另一方面,是诸多研究鲁迅和爱好鲁迅文章的知识分子,把鲁迅供奉于神坛地位,大有动谁都不能动“鲁迅”之势。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鲁迅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但不管是从政治、思想还是文化方面来阐释鲁迅的伟大,政治权威、文化精英和学院群体都热衷于“将鲁迅作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一把万灵的钥匙,而不断往鲁迅身上增添一些光辉的‘附加值’”,对于鲁迅,“稍有不恭之词,即视为‘颠覆’,群起‘捍卫’,指斥‘贬损’,甚至封杀刊物,因言罹罪”^{[10]5}。因此,在面对语文教材的“去鲁迅化”事件,部分研究专家自然耿耿于怀,痛心疾首,大加指责。“不是鲁迅需要我们宣传,而是我们需要鲁迅支撑”^{[11]17}等等言论看似恳切,殊不知,他们多为文学家的身份,甚至只是以鲁迅文学爱好者的身份来评价鲁迅以及鲁迅作品,他们中多不是教育研究者。因此他们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发表的看法多只能证明鲁迅的伟大或者是鲁迅作品的重要价值,却不能直接证明这对学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术业有专攻。然而,部分中学一线教师单一从自己的角度,以鲁迅作品难教、难读为理由,站在删除鲁迅作品的赞同面,这对于评价鲁迅作品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们只从自身教学经验角度,觉察到了鲁迅作品的教学难度大,学生的理解难度大。因此,对于“去鲁迅化”呈现间隔性的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鲁迅作品本身的争议性,即人们对其理解的差异性。

在分析了“间隔”和“去鲁迅化”两个关键词后,我们再来从“社会”和“歇斯底里”两个关键词分析为何鲁迅作品减少会引发社会性的情感宣泄。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相较于古代的口口相传,信息急速传播为全民共视的“爆炸性”新闻提供了技术条件。21世纪又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仿佛注定了鲁迅作品曾经在语文教材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霸权”地位要受到冲击。但是中华民族向来的保守性却与之形成了不小冲突。这种保守性源自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和封建思想,保守性的表现就是因循守旧,骨子里不愿作太多改变。然而,当外界一旦改变起来的时候,人们内心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而且部分人总会觉得新不如旧。这种怀旧情绪投放到“去鲁迅化”这个事件中,则表现为一种“鲁迅情怀”。这种“鲁迅情怀”源自于儿时对“三味书屋”的好奇,源自曾受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问题的搅扰,源自对《山海经》的遐想,源自将“早”字刻在桌上的模仿行为……也许儿时不懂的鲁迅文章的道理,在长大后却无比怀念,心里边有一种温存来自“鲁迅情怀”。当这样一种情怀遭到破坏的时候,人们将对学生时代的记忆统统化为了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这种“鲁迅情怀”,也可以说是一种恋旧的表现。正如,人们对“乡愁”的理解,怀念曾经在那里长大的家乡的人、事、境。人们对鲁迅文章被调整的表现,实则是对鲁迅的文章的怀念,并且包含着一种怀念学生时代的复杂情绪。

21世纪的教育改革力度很大,不管是在课程研究与改革方面,还是在教学方法的研讨方面,专家学

者、一线教师都在兢兢业业地攻坚克难,为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而奋斗。但是,当新的教材还在试行阶段时,总会招来误解和质疑。然而教学却是一个非试不能判断其优劣、非试不能改进和提升的行为。因此,在对“去鲁迅化”的歇斯底里的争议中,不乏有人是借讨论鲁迅作品调整之名,行指责中学语文教改之实。这主要体现在人们情绪化对待语文教材出现的变动上。人们在表达对鲁迅作品被删减的情绪中,既有对语文教材变动的不解,又有对语文教学弊端的反感,还有对中国教育的批判,当这些情绪纷纷融入对“去鲁迅化”事件的想法中时,自然而然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爆发。在这之中,鲁迅作品的调整只是语文课改弊端的一个替罪羊,是部分人对中国教育不满情感的宣泄口。在宣泄情感时,有的人不能以理性控制住自己的感性情绪,也是造成鲁迅作品调整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由于网络上较为宽松自由的言论表达环境,人们亦习惯于在网络评论时随意表达,爆粗口、没有根据的评论言论充斥网络,这造成了非理性表达的恶性循环。理性缺失还表现在对新闻的观看和选择上,很多人在查看新闻时,不对新闻进行辨别和思考,也就是缺乏最具有鲁迅特征的批判性思维,只能人云亦云地附和。网络上众人不加辨析地转发传播虚假新闻,以讹传讹的事件频频出现,这便是不少网民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因此,“去鲁迅化”引发的社会痼疾是民众复杂性情感的综合爆发。

四、对“去鲁迅化”现象的反思

“去鲁迅化”的新闻曾经多次抢得头条、博得眼球、赢得点击率,从2007年到如今,讨论仍在继续,热闹一阵、沉寂一阵,再热闹一阵、沉寂一阵。在2010年的讨论爆发之后,2013年的讨论依然像是一个雷同的版本继续卷土重来,讨论的步骤、讨论的过程都十分相似,2017年初中部编本语文教材在全国推行时,类似话题继续重演。这样的讨论倒像是在原地打转,如鲁迅曾在《在酒楼上》形容的那只苍蝇一样,被人一吓,飞走了,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间隔性的“去鲁迅化”大讨论之后,如果没有反思,新闻媒体、网络评论上轰轰烈烈的言论争辩,仿佛也只是烟花散尽后的青烟,终将消散,被人遗忘。

其实,对于“去鲁迅化”这一社会舆论现象,没有必要被当作不可碰、不敢碰的伤疤。“去鲁迅化”现象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民众需要做的是辨别“去鲁迅化”带来的利和弊,并且反思如何继续保持有利影响,而减少甚至去除弊端。全民参与的大讨论,实际上体现的是全民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因为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语文又是综合性很强的基础性学科,语文关系到每个受教育者的听说读写以及思维能力的发展,所以语文教学无疑成为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普通民众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多是和高考有关,如高考语文分数调整、高考作文题难易等等,而“去鲁迅化”的大讨论,涉及的人群包含各个知识阶层,它无疑成为了人们关注语文教育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在这种全民关注语文的氛围中,语文教育改革者将会更加慎重地完善语文教育,促进语文教学改革稳步前进。

然而,在“去鲁迅化”的讨论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对语文改革过程的不适应问题、鲁迅神坛地位的过度维护问题、一些媒体有意无意的炒作问题,以及部分人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对此,我们可以试图探寻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减少甚至避免类似“去鲁迅化”中极端歇斯底里的舆论爆发。

首先,从语文教材选编的角度来看,教材选编“鲁迅式”作品应该做到经典性与可感性的统一。所谓经典性,就是所编选的文本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它既指同一读者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此类文本能获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也指此类文本的阅读对不同年代的人有着共同的重要意义。一般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一份值得后代承传的文学遗产与精神遗产。自20世纪初《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鲁迅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发人深省的社会批判力而深入人心,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不能不称之为经典。但是让学生接受经典的陶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学生对于经典作品应有一个不断选择、阅读、积累的过程。所谓可感性,就是不仅指所编选的文本是文质兼美的,更是指其必须能适合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文本的美可以被学生感受到。因此,并不是鲁迅的任何作品都能进入语文教材,这其中还要从学生的接受能力等方面考虑其成为教学文本的可能性。当然,为了减少学生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隔膜,语文教材也可以让学生从别人笔下的鲁迅形象中了解鲁迅其人,从别人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增进对其文本的阅读兴趣。如部编本教材七年级下册中选有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节选)》,又如苏教版高中教材专门编有《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读本,这些都不

失为可行的策略。另外,现行教材编写机制多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产生编选视域的局限。因此,要选到可感性强、适合学生阅读的经典作品,语文教材在编写时,可设置大众参与机制,集思广益。同时,亦可选让学生拥有阅读选择权,从而达到经典性与学生可感性的调和,选编出优秀的语文教材。

其次,在语文教材试行或正式使用阶段,媒体应做到全面调查、真实报道,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为人民群众报道语文教改的进程,而不是以增加关注率、点击率为主要目的,创造新闻噱头,引导大众展开歇斯底里的争辩。温儒敏曾言:“语文教学是个学术性很强的学科,也是改革难度最大的学科,现在最需要的是扎实的调查和科学细致的跟踪研究,而不只是经验性的印象式的东西。传媒过分介入,甚至炒作,可能对语文老师及研究者有过多压力和干扰,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12] 89-90 这是温儒敏对媒体的一个忠告。

对于鲁迅研究专家和爱好鲁迅文学作品的知识分子而言,在面对“去鲁迅化”的教材改革事实下,应选择理性表达自己的见解,不宜作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孙玉石在反思鲁迅研究时说过:“有的研究者根本不承认十年灾难中有神化鲁迅现象存在,认为那是对鲁迅的庸俗化而不是神化,对于鲁迅一直向着自己理解和意愿的方向加以诠释,总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因此,对于挑战性的不恭的评鹭,常常有一种捍卫者的警觉和反应。”^[13] 6-7 他认为研究鲁迅的人应当有一份诚实的心:“实事求是,尾随耕作,不躁动,不惊变,不唯新是鹜,不哗众取宠,不唯我所用,不鬻官以求。”^[13] 7-8 陈国恩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谨防独断,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民主精神。”^[14] 14 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不能单单从鲁迅文章伟大的角度来论证,更应该从中国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中小学生的接受情况来研究。

公众的歇斯底里的爆发,暴露了很多人浅表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当看到北京版教材金庸的作品《雪山飞狐》入选、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被删,则立马想到金庸顶替鲁迅,并将二人做一番比较;当看到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选人教版教材,鲁迅的《药》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被删,则又联想到了梁实秋顶替了鲁迅。这种浅表性的思维是缺乏深入思考能力的表现,是中国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的体现。公众对于语文新教改,应该多一份宽容,在保持现代公民意识的同时,以应有的理性与宽容去看待、思考和评价身边的社会事件。

回顾“去鲁迅化”间隔性大讨论的始末,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仍未完结的过程,随着语文教材的变化,讨论依旧会间隔性爆发。但是,通过反思讨论的整个发生过程,剖析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希望未来的讨论不再引发社会的极端癥症,不再沦为文化讨论的泡沫,不再依旧轮回停滞不前。未来的讨论,应是在公众对语文教学的了解下,对教育现状的熟知下,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与信任下,展开的一场多元的、平等的、文明的深度思考与自由表达。

[参考文献]

- [1] 李宁,郭兵,胡印斌.是鲁迅作品难懂还是我们阅读能力下降[N].中国改革报,2009-08-14(003).
- [2] 宋晓梦.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与思考[N].光明日报,2009-12-23(010).
- [3] 吴小鸥.不能忽视鲁迅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为例[N].中国教育报,2010-09-02(005).
- [4] 陈一鸣.教材换血乌龙记[N].南方周末,2010-09-16(E28).
- [5] 舒圣祥.教学方式不改谁入谁成鲁迅[N].海口晚报,2013-09-05(B04).
- [6] 单士兵.如何看待鲁迅撤出教材[N].中国经营报,2013-09-09(D05).
- [7] 顾之川.理性审视教材对于鲁迅作品的编选[J].语文建设,2013(31).
- [8] 陈一鸣,赵大伟.能不能别那么关心语文?[N].南方周末,2010-09-16(E28).
- [9] 朱慧.鲁迅作品入编教材无可争辩[N].南通日报,2014-10-27(A04).
- [10] 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00(7).
- [11] 王铁仙.中学语文教材中不能没有鲁迅的作品[M]//上海鲁迅研究二零零九年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 [12] 温儒敏.引发鲁迅选文“减少”的争议“涉嫌炒作”[M]//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3] 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00(7).
- [14] 陈国恩.寂寞中的守望——消费时代的鲁迅和鲁迅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5).

[责任编辑:熊显长]